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美绘版

梭罗

瓦尔登湖

(美) 梭罗 著
戴欢 代诗圆 译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瓦尔登湖

梭罗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美绘版

(美)梭罗 著
戴欢 代诗圆 译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梭罗著; 戴欢, 代诗圆译.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名家散文经典: 精装美绘版)
ISBN 978-7-5354-8207-5

I. ①瓦… II. ①梭… ②戴… ③代…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514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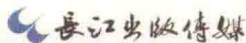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 韵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7 千字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当亨利·戴维·梭罗在1845年7月4日搬到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时，即将年届二十八岁的他也许并没有料到，这次貌似寻常的举动将会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著名的事件。他平静的心态可以从翌日所写的笔记中略见一斑：

7月5日，星期六。瓦尔登湖。昨天我搬到这里来生活。这座木屋让我想起几座以前见过的山间住宅，它们似乎散发着飘渺的氤氲，令人联想到奥林匹斯山的神殿。去年夏天，我曾在某位开办锯木厂的人家里住过，就在卡特斯基尔山，松树果园再往上那片生长着蓝莓和树莓的地方，那里非常清净和凉爽，别有一番仙境的意味。……墙壁是木条拼接而成的，并没有涂抹灰泥，里面的房间也没有安门板。那座房子显得高尚脱俗，兼且气味芬芳，很适合招待嬉游人间的神仙……

撰写笔记是他在八年前，亦即1837年养成的习惯。那年秋天他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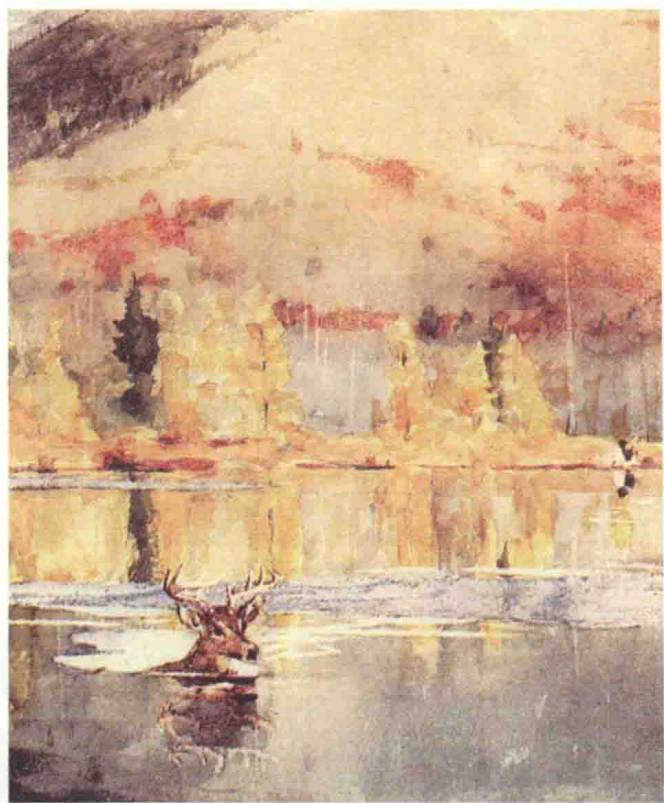
束了在哈佛学院四年的学习生涯，遇到比他早十六年毕业的校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因为在前一年出版散文集《自然》而声名大噪的爱默生已经组织起超验主义俱乐部，并且刚刚在8月31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呼吁该国作家摆脱欧洲的影响，开创能够在风格上独树一帜的美国文学，隐隐有成为文坛领袖之势。爱默生对这个和他一样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学弟青眼有加，交谈间问起梭罗是否有写笔记的习惯。梭罗受到很大启发，随即开始实践这种将会给他今后的创作带来极大帮助的做法：

10月22日。“你在忙什么呢？”他问，“你做笔记吗？”
所以我在今天做了第一次笔记。

他坚持了整整二十四年。1906年，波士顿的哈夫顿·米弗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出版了《梭罗笔记》，收录的条目从1837年10月22日到1861年11月3日，总共有十四卷之多。然而，他在瓦尔登湖独居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所做的笔记却非常少，只占据了第1卷的后三章。但这并不意味着梭罗其间很少读书或者写作；恰恰相反，他生前出版仅有两部作品，《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与《瓦尔登湖》，都是那段离群索居的岁月孕育出来的。其实梭罗之所以搬到瓦尔登湖畔居住，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他需要安静的环境，以便完成一部构思已久的、悼念其亡兄约翰的作品。

.....





目 录

简朴生活 · 1	诗意的添补 · 78	我活在何处，我为何而活 · 80	翻阅书卷 · 98	声 音 · 110	隐居林中 · 128	访 客 · 138	青青豆叶 · 152	村 民 · 165	湖 · 171
----------	------------	------------------	-----------	-----------	------------	-----------	------------	-----------	---------



终结的尾声 · 307

春 泉 · 288

冰天的雪湖 · 273

过冬的动物 ·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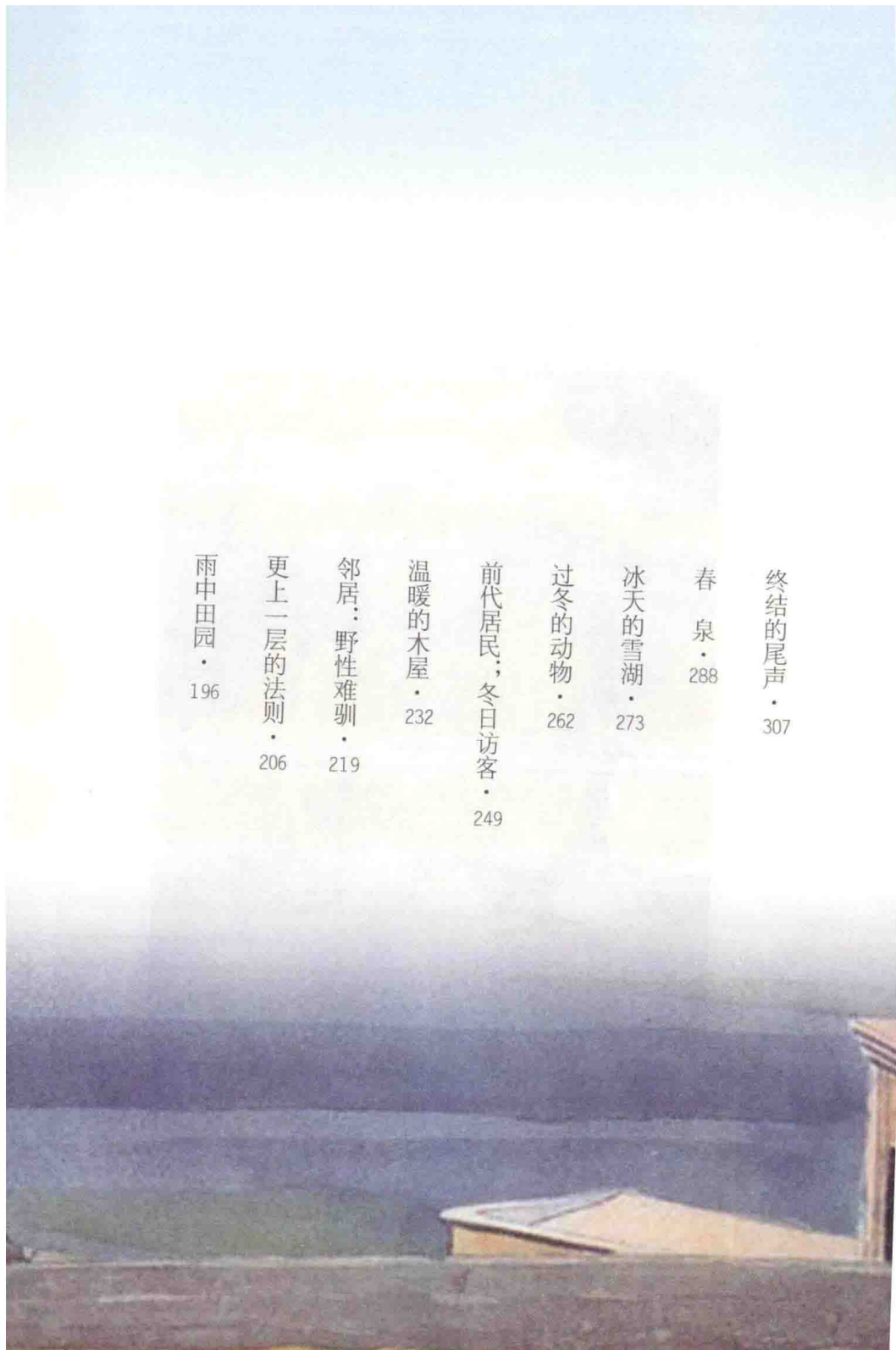
前代居民；冬日访客 · 249

温暖的木屋 · 232

邻居：野性难驯 · 219

更上一层的法则 · 206

雨中田园 · 196



致本书的读者

当我写下本文之后的那些章节，或换句话说，堆砌起为数众多的单词时，我独居一处的小木屋中，就在这片森林中，距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之遥，它是我亲手所建的，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瓦尔登湖的湖畔，我全凭着自己的双手劳作，来自谋生路。我在此处居住了两年零二个月。现如今，我再次成了文明生活的旅人了。

假如不是同镇人对我的生活方式颇有兴趣打探，我才不该这般冒失，以我的诸多私事来招揽我的读者，吸引他们关注的。我的生活方式某些人称之为怪僻，尽管他们并未目睹我是何等怪僻，但是，就我目前的境遇来说，我是自觉十分自然和妥帖的。另一些人则询问我吃些什么，我是否倍感落寞孤寂，我是否会心怀恐惧，等等话题。还有些人过于好奇，很想弄清楚我收入的哪一部分做了慈善捐款。再有些人，家大口阔，迫切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因此在本书中我回复诸如此类问题的同时，恳请对我并无特别兴趣的读者见谅了。

大多数书中，对“我”这个第一人称，都是略去不用的，而在这一本书中，“我”字当头，有点自吹自擂之嫌，这是与众不同的主要特色。我们通常忘却了这点，无论哪一本书，都是第一人称在言谈的。如果我



对他人知之甚多，我是不会对自己大谈特谈的。很不幸的是，我的阅历浅薄，我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之内了，而且就我看来，或迟或早，每一个作家都需要能以简洁而又严谨的笔触，描绘他自己的生 活，写得应该如同从遥远的他乡寄给亲朋好友一样，而不仅仅是转叙道听途说的他人生活。我感觉一个人若能生活态度严谨，他必定是生活在遥远的异乡了。或许随后的这些字页，对于贫寒的莘莘学子，当是特别适合了。至于其他的读者，我想他们自会从中各取所需的。我深信，没有谁会强行去穿尺寸不适的衣衫的，只有尺寸恰如其分才应是最好的需求。

无尽的苦役

我所乐意倾诉的事物，并非大都与中国人和夏威夷群岛人相关，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们，关于诸位

的人生境遇，特别是关于活在今生今世的同镇人的外在境遇或身外之物的，诸位的生活状况如何，你们生活得糟糕透顶是否有此必要，这种生活能否改善一下呢？

我曾游历了康科德的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涉足店堂，办公处所，田园，均可见到居民们好像以成百上千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干着悔过的苦差事。我就曾耳闻婆罗门教的信徒，打坐在四堆熊熊烈焰之中，仰面望着太阳；或在烈焰之上脑袋朝下身体倒悬；或是扭头凝视天堂，“直到他们身体僵直无法恢复自然的情形，此时脖子是侧扭着的，于是除了液体之外其他食物均不能包容在胃囊之中”；或者在一棵树下，被锁链拴住一生不可解脱；或者如毛毛虫一样，用它们的尺寸之躯丈量庞大帝国的宽广疆域；或者独腿站立在许多立柱的顶端之上——即便是这些有意为之的悔过苦差事，比我们平素司空见惯的景象几乎更难以令人置信。希腊神话中的头号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受命从事的 12 件苦役，与我乡邻所承受的苦役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 12 件苦役，完成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可是我从未见过我的那些乡邻斩杀或猎获过任何妖魔鬼怪，他们的苦役可是永难完成的。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这样的赫拉克勒斯的密友相伴，用一块红通通的铁，来灼烧九头蛇怪许德拉被砍头的颈根，以防它被砍掉一个头，在原处再生出两个头来。

我亲眼看见年轻人，我的同镇人，他们的不幸根结在于，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去继承田地、房舍、粮仓、畜群，还有农具；因为获得这些东西轻而易举，而要舍弃它们可就难上加难了。倘若他们降生在旷野的荒坡上由野狼来哺乳会更好些，这样他们或许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何等的田地里辛勤劳作。是谁让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一部分人闲适地依靠六十英亩田地享受人生，而更多的人却命中注定了，只能啄食他自己的一抔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刚出世，就该自掘坟墓？他们不得不过着人类的生活，不得不推动这样的生活进程，尽其所能地想过上更好的日子。我曾经遭遇过多少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啊，近乎要

被窒息在人生的重负之下，他们在人生之路上匍匐前行，推动着前面的一座 75 英尺长，40 英尺宽的大粮仓，一个从未清扫过的奥革阿斯国王的大牛棚，还推动着一百英亩的田地，耕地，割草，还要放牧牛羊，看护林子！另一些没有产业可以继承的人，他们即便少了祖上传下的不必要的累赘之物，却还要拼死拼活地劳作，为了他们的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受尽委屈。

但人们的劳作可谓是一个大错误了。人身上的精华部分顷刻之间就被铁犁翻耕进泥土中，化为了混合肥料。受着一种若有若无的，人们通常称之为“必然”的命运驱使。诚如一本经书中所说的，人们经过劳作，积攒起众多财宝，又遭虫蛀锈蚀，最终又招引来盗贼将它们毁损和偷窃一空。这是一幕愚不可及的人生，倘若生前迷糊，人之将死时终会清醒明了。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奉神谕将石头从头顶抛在他们的身后，又创造出了人类，有诗为证：

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历尽千辛万苦。

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

另外，罗利也铿锵有力地咏叹了他的如下诗句：

从此人类的心地坚硬如斯，强忍着苦痛和烦忧，

显示我们的躯体源于岩石。

将许多石块由头顶扔到身后，也不转身去看看它们落到了哪里，对这么一个相当失策的神谕，我们的祖先竟是如此盲从。

人生的泥潭

大多数人，即便生活在较为宽松自由的国度，也只是因无知和错误纠缠人生的始终，让虚无的忧怨和无休无止的粗俗活计占据着一生，甘美的生命果实却不能触手可及。他们的手指，由于过于辛劳，变得粗笨难看，颤动得十分厉害，已不能用作采摘了。实际上，劳作之人，一天又一天，却难以寻得片刻的休闲来让自己真的毫发无损；他不能保持个人与大众之间最为坚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价值，到了市场上就会被人贬低。他除了去做一部劳动机器，没有时间去担当别的角色。他如何能记得清他的无知呢——他不是频繁地在转动脑子吗？在他受到评判之前，我们可要给他饭吃，给他衣穿，用我们的兴奋剂来恢复他的精力。我们天性中最完美的素养，犹如果实上的粉霜一样，若要不损保存下来，就只能极其精心地料理才行。可至今，我们人与人相互之间并没能如此温柔相待。

诸位读者中的某些人，如我们所知，家境贫穷，觉得生活艰难，有时，甚至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地步。我一点也不怀疑，本书的诸位读者之中，某些人难以为已吞咽下肚的饭菜和磨损很快或已经破旧的服饰付清钱款，读这几页文字，还是忙中偷闲，偷来的或借来属于债主的片刻时间。很显然，你们许多人生活得如此卑微，颜面尽失，因为我已被生活阅历磨砺得能明察秋毫；你们总是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尝试着去做做生意来还清欠债，这是一种自古就有的泥潭，拉丁文称为 *aes alienum*，意即“别人的铜钱”，有些硬币不就是铜铸的吗？就在他人的铜钱中，你们仍然求生，然后死去，最终被“他人的铜钱”埋葬了事；总是许诺马上还清债务，明天就会还清，直到明日复明日，死在今朝，阎王债仍不能了断；你们求取恩典，摇尾乞怜，费尽种种心机只是为了免于牢狱

之灾；你们口吐谎言，溜须拍马，投票参选，将自己龟缩进一个安分守己的坚硬外壳中，或者炮制出一个虚假的氛围，摆出一副慷慨大度的模样，为的是让你的邻人对你满心信服，准许你为他制鞋，缝帽，或做衣衫，或造马车，或者让他的杂货店从你手中进货；你们为了熬过患病的日子，节省下一些钱来以求自保，结果把自己真的弄成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你们将钱藏在一只旧箱子里，或是灰泥之后的一只袜子里，或者想更安全点，就存入砖墙之内的银行里；也不管将钱藏在哪儿，藏了多少，数目是如何之少。

我有时很是疑惑不解，我们怎么会如此轻率，我几乎可以这样说，是因为实行了从国外引进的丑陋的黑奴制度。有如此之多的精明苛刻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国人。一个南方的监工令你日子难熬，但一个北方的监工比他更坏，可是你们自己当上了奴隶的监工却是最坏的。谁配谈论什么人的神圣啊！看看在公路中赶着牲畜的牧人，他们日夜兼程赶向交易市场，他们的心中会有一丝一毫的神圣感在激荡吗？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马匹饮水喂草，仅此而已！与运输的赢利比较起来，他们的命运能算什么？他们不就是在为一位富绅赶马吗？他们有什么神圣可言，有什么不朽可言呢？我们睁眼看看，他们是如何匍匐行走，避人耳目，整天里惶恐不安，既不神圣，也不是什么不朽，只不过他们把自己归为奴隶和囚犯之列，他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与我们的自我意识相比较而言，公众舆论只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暴君而已。一个人对自身的看法，决定着，或者更预示着他的宿命。即便在西印度的各州县中畅谈梦幻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上哪去找奴隶解放者威勃尔福司来推动此事呢？还可再想想，这块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着梳洗用的软垫，以备临终之日所需，让她们自身的命运随波逐流！好像虚掷光阴并未有损于永恒呢。

芸芸众生在无声无息的绝望中度日。所谓的听天由命，更是确定无疑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去到绝望的乡村，不得不以水貂和麝香鼠

的勇猛来自我安慰，一种凝结成型的却又是下意识的绝望，竟然潜藏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自娱自乐之中。这两者其实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余才可娱乐，但智慧的特征却是不去做绝望之事。

经验不可恃

当我们以问答测验的形式，来思索着人生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和意图时，我们的这种举动显示出，好像人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时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因为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将其他任何方式排除在外。他们也清楚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但生性敏感而又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恒久晨升夕落。放弃我们的偏见，永远不会太迟。无论哪种思维和举止源于祖传，在没经明证前，都不可轻信。今天得到众人的一片喝彩声或者默认无妨的真理，或许明天反倒成了谬论，只不过这种谬论的烟雾，某些人还会当作是滋润大地的及时雨呢。前人认定不能办到的事，你尝试过后，发现还是能够办好的。前人有前人的行事准则，而后人则有自己的一套。古人那时不知添加燃料可使火焰经久不灭；后人却知将一点干柴架在锅底，还可以如鸟一般，绕着地球飞旋，还是古谚说的那样：气死老家伙。

老年人虽然阅历丰富，但未必更有资格去做年轻人的好导师，因为他们虽有收益，但所失也会颇多。我们几乎可以置疑，即便是最为聪慧的人，活了一生一世，又领悟了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说老实话，老年人并不能带给年轻人什么非常重要的忠告，他们自身的经验是如此零零散散，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惨痛失败，他们必须不加掩饰地承认，这种失败应归结于自身的缘故；或许，他们还残存着些许信心，这与他们的经验有点相左，只是他们的青春年华已一去不回了。我在这行星上生活了 30 余年，我尚未从长辈那里洗耳恭听到有价值的一个字，或者

是热忱的忠告。他们对我是无可奉告，也可能是有意不愿告诉我什么吧。这就是人生，一个我大部分尚未亲历的试验；老年人已经亲历过了，但对我却没有助益。如果我获取了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肯定会想到，这个经验我的良师益友们可是从未提起过的呢。

一个农夫对我说道，“人单吃蔬菜是不能活命的，因为蔬菜不能提供骨骼所需的养分。”因而他每天特地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为自己备好骨骼所需的养分；他一边说着，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着，而正是这条以草食供养骨骼养分的耕牛，拖着他和笨拙的木犁，克服着一切阻碍向前。某些物品，在某些场合，比如说在最无助的病人之中，确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另一些场合，仅仅被当作了奢侈品，再换了某些场合，就成了人们从未耳闻目睹的东西。

对某些人而言，人生的所有历程，似乎已被先祖们逐一涉足遍了，无论是高山之巅，或是幽深谷地，无所不在先祖们的注视中。按艾芙琳所说，“精明的所罗门曾下旨规定树与树相隔的间距，罗马地方官曾下令规定了你到邻人的地里拾掉落在地的橡实有多少次不算违法私闯的，还规定了邻人可以分享多少份。”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甚至传下了修剪指甲的方法，即是指甲剪得要长不长，短不短，以与指尖齐平为准。毋庸置疑，那些使生命的多姿多彩和欣喜欢乐都消耗殆尽的种种厌倦无聊，是与亚当一样久远的。但人的能力从未被测试清楚，我们也没有依据前人的先例来断定他的能力究竟如何，已有的先例寥寥无几。不管到目前为止你是多么失败，“别沉溺苦恼之中，我的孩子，谁会指派你去干由你来完成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上千种测试来尝试生活；举个实例吧，同一个太阳，它令我种的大豆成熟，同时也照耀着包括我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所有星球。假若我已牢记了这点，就可以避免犯下某些过错。我在锄草时可没有这种灵光乍现。星星是多么奇妙的三角形的顶端！在无垠宇宙的各处，有多少相距遥远而又形态各异的物种在同一时刻有着同样的欲求啊！大